

从今年10月到上周第一场降雪前,山东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80%,有关专家表示,从干旱程度上来说,这是很严重的。遭遇60年来最早的初冬,习惯了泉水叮咚的老济南人情不自禁地想起,护城河上第一闸——响闸的故事。昔日老济南护城河与小清河之间,沿途设有11道水闸,响闸为第一闸。它既可蓄水又可蓄能,不但春旱灌溉、夏涝泄洪,还可用于磨面和发电。

文/魏敬群

悦读 老济南

城市记忆

第一四二期



2008年新东门桥下的水闸。(王军 摄)

入冬更盼滋润 泉城人忆响闸

知道响闸吗?它见证了济南第一个电灯房和山东近代第一座水力发电站



上世纪30年代的响闸。(老齐大英籍教授希荣德先生 摄)

【缘起】

响闸在哪里,功能有几何?

济南的泺水也叫泺河,从趵突泉发源后,绕城而流(因之又叫环城河、护城河),在城西者叫西泺河,在城东者叫东泺河,两河东注小清河。明朝时,泺河上有听水闸,利田闸,护城河等十几道闸门,“立闸蓄蓄,用作灌溉……两岸新置石榘,肩用大木板,视水之高下盈缩,以时启闭,庶其绪前人之功,而有利于斯民也(清卫既齐《五柳园纪略》)。”石作榘库,插木为闸,调节水位,蓄以灌田,且有防汛排涝功能。

护城河第一闸是响闸,因水声而名。响闸有二,一在“城西南隅,蓄马跑泉之水”;一在“城东南隅,所以蓄黑虎诸泉之水”。济南当时“南尽山墅,北多水村,东西皆沃野”(明崇祯《历城县志》)。除了灌溉,响闸还具军事功能,“环城河……环而绕之,独有南方高亢,则以二闸蓄焉,真高城深濬足称金汤者”(明刘敕《历乘》)。

【故事】

战略要地,长期遭豪强抢占

有了响闸,南部护城河才能保持水深,发挥御敌作用。1948年济南战役中,国民党守军曾利用响闸蓄水,企图以护城河作为天堑阻挡解放军攻城,济南的地下党曾带解放军前来爆破响闸。

东响闸位于东城河中部,按察司之东城墙外。响闸属于节制闸,蓄泄有时,与百姓农耕和生活息息相关。不料,明朝时却为豪强霸占,被誉为“三齐文献”的明代文士刘敕在《历乘》中秉笔直书:“响闸,东城河,近中贵为水磨,以分其流,大损风气。”中贵即中官、宦官,也指皇帝的宠臣、近亲。这里所说的中贵指德王。德王封藩济南,繁衍六代,仗着是皇帝近亲,在山东各州县占有千顷万顷良田,仍贪得无厌,不断上书,“乞请王田”,并要求减轻赋税。而对广大农户“吞噬,豪夺,尤为恣横”。

德王在山东的统治长达一百七十多

年,给齐鲁百姓造成深重灾难。德王府将响闸据为己有,任意支配水流,碾米磨面,独享其利。附近百姓却守着一河碧水,失却灌溉之便。

【人物】

菏泽张含英,华美街上佳话传

清光绪三年(1877),为适应城市发展,方便交通,官府在济南城墙增辟四门,其中,巽利门(新东门)就开在响闸处,并在响闸南面建起一座单孔石拱桥(后扩为三孔)。桥东便是响闸街。光绪十七年(1891),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在此购地,开始建教堂、兴医院,办学校,响闸街又改称华美街。

街名改了,响闸还在,老磨坊依然工作。1929年春夏之交,解放后曾任水电部副部长的水利专家、黄河专家张含英来这里考察,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。

1929年5月,省政府迁回济南(因省城“五三”惨案后仍被日军占领,建设厅时与山东省政府同设泰安),建设厅就设在响闸西面的运署街按察司旧址(后为济南一中,现为泉城中学)。张含英此时提出了引黄灌溉和发展省内水电的建议。当时,黄河业务属山东河务局(设在城内皇华馆,即今市立



2006年时的水闸。

一院),与建设厅无关。而张含英以个人关系常与之来往,藉以熟悉黄河事务。因黄河为地上河,便有了引水灌溉和利用跌水发电的设想,但却遭到反对。张含英置异议而不顾,将建议付诸实践。他与别人合作,在齐河县南岸安装一个虹吸管引黄灌溉;并在新东门外东流水修建一座小型的示范性水电站。他对响闸磨坊进行改建,建造闸坝、水道、电站,购进水轮机、发电机等设备,利用坝上坝下1.3米的水位差和每秒1.4立方米的河水流量,建成发电量10千瓦的山东第一座水力发电站。西供省建设厅、教育厅(也在按察司旧址,后迁贡院墙根街)等照明;东供教会建筑群用电。

当年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(何思源亦坐落于华美街上。何与张是菏泽同乡,还是省立六中的学友,两人前后脚入北京大学,又先后赴美留学。何思源住在桥东,办公的教育厅在桥西,他每天都在新东门桥上来往,看见响闸工作,夜晚享受水电站送来的光明,他对张含英自然赏识有加。后来张含英离开建设厅,便被学长何思源招至麾下担任科长,主管高等教育。那时,厅以下便是科,科长的职权颇重。为了送电,当时还在翰美女中西南角修建一座配电室(时称电楼子)。这座建筑现在还在,但已改为商店。

【传承】

电灯房水电厂,繁华落尽盼新颜

响闸水电站又叫新东门桥电灯房。济南第一个电灯房是水力发电的电灯房,是光绪三十一年(1905)在院后街设立的。此时,已迁至西护城河之东的顺河街,也就是西响闸东邻,改称电灯公司。它在响闸上游安装管道取水,主要是供火力发电的蒸汽锅炉以及机器冷却使用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笔者见到的铜圆局后街东口的西响闸颇有气势,闸口上下落差足有一人高,流水跌落,形成瀑布,发出轰轰的响声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初,东响闸水电站改称第一水电厂。1934年出版的《济南大观》这样记载:“历水、泺水之流域,即小清河之上源,沿河附近居民多数通渠种植园艺,藉资灌溉,颇行便利。建设厅为试验水源,特在新东门外旧名水磨原址建设水电厂。今之建设厅内所用之电灯即由此水电厂所供给。该厅以试验成绩良好,拟将水电厂办法推行沿河县镇,以节靡费而畅水源。”

1937年日军侵占济南后,水电厂被毁,复又改为磨坊,代人加工粮食和农副产品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济南城墙拆除,巽利门桥改建为三孔混凝土平桥,磨坊消失,水闸却保留下来,尽管已非当初模样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因嫌华美街之名与帝国主义有瓜葛,遂将其改为兴华街,巽利门桥又非正式地称为兴华门桥。

2009年末,为了护城河通航需要,市政府重建新东门桥,全长26米,宽11米。现在,桥已建成,其下水面宽阔,游船可穿行。只是那座历史悠久的响闸,已成梦影。不过,据护城河通航指挥部有关负责人介绍,为了再现老济南生活场景,打算在新东门桥以北打造老水电站景观,让响闸风貌复原。

延伸阅读



年轻时的张含英



步入老年时代的张含英

张含英其人

张含英(1900—2002),山东菏泽人,先后就读于国立北洋大学、北京大学,并赴美留学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。1928年8月,进山东省建设厅任技正兼科长,主管水利。技正为旧时中国技术人员的官职,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总工程师,属下有技士、技佐等。建设厅掌管全省的建设事务,包括交通、水利、建筑工程、矿冶、机械、电业等。

作为中国近代水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,张含英在黄河的治理与开发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学术方面,他将现代科学的观点与传统治河经验相结合,理论联系实际,写出《历代治河方略探讨》、《黄河治理纲要》等十多种治黄论著。他贯彻上中下游统筹规划、综合利用和综合治理的治黄指导思想,为治黄事业从传统经验转向现代科学指明了方向。

12月13日,今冬第一场雪飘然而下,济南郊外邢村附近的麦田被薄薄的白雪覆盖,干旱的麦苗得到雪花些许滋润。

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